

傳記叢書



多列士自傳

朱世綸 譯

生·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發行



2 031 8176 0

傳記叢書
多列士自傳
朱世綸譯



知新・書讀・活生
行發店書聯三



傳記叢書

多列士自傳

著者 譯者 發行者

基本定價

出版者 印刷者

多列士
朱世綸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北平 天津 濟南 大連

哈爾濱 濟南 開封

西安 上海 香港 長沙

七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一九四九年十月滬初版

大華印刷所

上海山西北路五八三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亨利·巴比塞像

目次

第一章	覺醒	三
第二章	學習	一
第三章	走向團結	五
第四章	人民戰線的勝利與罷工	九
第五章	忠誠於綱領	八
第六章	處在希特勒危險前的法國	五
第七章	共產黨人所要的是什麼	一
第八章	誰出賣了法國	九
第九章	維琪的一羣	七
第十章	人民的苦難與反抗鬥爭的開始	七
第十一章	法國人民的英雄戰鬥	三
附錄	人民的考驗	〇
譯後誌		九

第一章 醒 覺

我的父親和祖父都是礦工。對於兒童時期的一切，能想得到的也就是那些艱苦的工人生活：痛苦是很多很多，值得歡欣的是極少極少。平時所看到聽到的乃是黯淡的工人宿舍，石塊砌成的走道，和被幾百公尺長的地道走得疲勞了的礦工們彳亍的步法。有時聽到手提琴的演奏，賽跑遊戲，和逢會時呼嘯呼嘯的音樂。在這樣單調無趣的地面上，最熱烈最生動的則是我的，是那些染着黑色或是青色斑點的車布的行列，它延長着放在廠棚裏的那些白木箱的風景。我看到無數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子在廣場上來回的奔跑着，碰撞着，擁擠着。孩子們看守着綠門，衝散那些哭嚷着擁來的人羣……以後我的記憶系統了些，清楚了些，景物和色彩也就顯得明顯清楚了。我是差不多同這個世紀同時生的，——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生的——那時我只有六歲呢……

……一天，我也同往常一樣，正在同鄰居的孩子們在玩要，突然聽到一聲震耳的轟炸聲響，繼之而來的是遠處嘈雜的釘鞋踏着碎石的聲響，這引起了我們的驚奇。大家都急匆匆的向着同一方面奔跑！我也同他們一道跑去。覺得這種跑着跳着是很好玩的。一時趕上了氣喘吁吁的老人，又趕過了抱着嬰兒的女人。人們在叫：

——這是在谷里埃！是美里谷礦井！有一千三百人死了！

這是在一九〇六年三月十日，那天，我用盡小小腿腳的力量，在冰冷的濃霧裏跑了七公里，從諾埃勒·歐多的工人宿舍，順着朗斯的大路，跑到美里谷。在附近村莊裏的礦工都停下了他們的工作，婦女和小孩們互相碰撞着，互相詢問着，圍攔着，混雜着，激動着，像一羣處在死亡陰影籠罩下的潰軍。

到了美里谷，開頭我沒有看見什麼。人潮停止在高插着鐵欄的長磚牆的前面。在鐵欄後面一些黑色的人們在那裏忙亂着，他們把頭套在一種奇怪的面具裏面。遠處，在霧色朦朧中，露出礦井上的鋼骨架子，機輪已是靜止着不再轉動了。飄動着的潮濕的煤氣、燒焦氣味、火烟氣味，更加重了這種情景的悲慘。很快就盪起了一陣哭號，咒罵，女人們披頭散髮的狂叫着，激盪着。大家叫着要衝進鐵欄。憲兵騎在馬上向人羣衝來。但是密集的人羣寸步也不肯讓。四面八方湧起着尖銳的叫聲：

——告訴我們真實情形！……告訴我們出了什麼事情呀！……讓我們親自看看！……讓我們進去！……

——我的丈夫在阱裏啦……

——我的孩子們在阱裏啦……

——我的家人都在阱裏啦……

我記得以後我同別的孩子們弄得筋疲力盡回到村裏，我們經過了很久的時期，沒有玩耍沒有吵鬧……

再後幾天，我又到美里谷去。在那裏，有很多的憲兵，人們都戴上了黑紗。許多人家的門前都有人在哭泣着，孩子們緊緊的靠在母親身邊。在附近村莊上，在沙洛密內，在比里·蒙底尼，都是一樣的情景。到處都把車棚變成了停棺材的地方。人們帶着驚嘆的口氣在談着從外斯特法里來的救護隊。

再以後就是在雪中舉行的悲慘的大出喪，不幸的犧牲者們的安葬禮。

這個可怕的災禍震動了整個法國。在很久以前，這一羣黑色的人民（礦工）就怨訴着他們的工資不夠生活，工作太苦，安全條件不足。他們憤怒地責備着廠方。而這一千三百人的阱下慘死，又增強了這種憤怒。在死者安葬以後不久，貪心的廠方調派其他工人接替死者的工作，去作新犧牲品。失望和騷動從這座工房流到那座工房，這些殘存的工人們一致拒絕；罷工於是爆發了。

形成了一支真正的佔領軍似的佔領着礦區。

在路上，在村莊裏，這些罷工的工人組成隊伍，凝結在一起，列成長長的隊伍。這不像三月十日那樣瘋狂似的紛亂了；有些人們面帶悲愁的喊出他的憤懣，有的以低沉的聲音談着那些最近

長眠在墳地裏的死者。

有一次的示威遊行，紅色的旗子高舉在前面，在埃南——里埃達的路上，遇到了憲兵。這一天我母親進城，帶着我的妹妹和弟弟。我們參加在游行隊伍裏前進着。突然，隊伍前面猛然停下，發出喊叫聲，口哨聲，人羣中起了猛烈的騷動，狂奔起來。這是憲兵們襲擊了過來。當我看見巨大的馬的身影從我頭上跳過的時候，我昏眩地跌倒了，母子們也被衝散了。

我爬起之後跑到一個人家門後面躲着，看見一個巨人舉着他的指揮刀，放縱他的坐騎衝進一隊逃走的人羣裏去，把他們衝倒，像短木棍似的在地下滾着。有的罷工工人拖住了馬的韁繩，其他的人們躲進了院子裏面。在遠處，士兵們刺刀上在槍上，帶着他們藍紅色的帶子，他們也像我祖父的那張關於佛密屠殺照片上的情形一樣。（佛密是法國北部一個地方，一八九一年五月一日，罷工工人向市政府請願，廠主指使軍隊向示威者開槍，打死了十個工人。）……

整天，憲兵在我們的村裏巡邏着，傲慢地從窗外張望人家的房裏。我母親終究找到了我，她把窗幔拉上。我們都在房裏，在黑暗裏，聽着指揮刀碰在別的東西上發出響聲……有些示威者被捕了，有些受了傷。

罷工支持了近兩個月——整整的五十二天。這是極苦痛極貧困的兩個月，是悲愁與憤怒交織的兩個月。這就是礦工的命運：平時作着疲勞的夜間的地下工作，遭到殘廢、壓死和毒氣毒死。

等到極度苦痛的時候，他們喊出他們的不幸來，可是武裝來了，來壓着他們就範！

在罷工的時期中，我的祖父克萊蒙·博德里會盡了他所有的一切力量。他是一個工會老會員，在巴斯里（Bastu）開始創辦工會時他就加入了。我很歡喜聽他的敘述。他同我敘述他的生平和他所經過的鬥爭。他的一生，差不多完全埋沒在黑暗的礦井裏，但是却比在日光下所過的一生還要更輝煌些。在他一生中最光輝的一點就是他對於工會和工人階級的深愛。那些罷工、戰鬥和奮鬥，那些反抗工頭、廠方、憲兵和軍隊的頑強鬥爭，都還鮮明的留在我的心頭，在這些使人興奮的記憶中，巴斯里和蓋斯德（Gesde）的名子，像一面閃耀着的光輝的旗幟。聽了這些敘述，使我很早的成熟了起來。

祖父強烈的反對「假兄弟」（工賊）和「青年」總工會，他擁護巴斯里和拉門丹（Lamendin）的「老」工會。這兩個工會對立的很厲害，時常打架，並且在法國北部，舊的幫口的對立是牢不可破的，時常互相殺害。我不明瞭爲了什麼礦工如此的互相攻擊，但是我深深佩服他們的勇敢剛強，那種毫不吝嗇的爲工人理想而服務的英勇精神。祖父和他的同志們不感疲倦的從這個阱到那個阱，從這座工房到那座工房不停地去徵募會員；他們要爭取每個人，他們企圖克服有些礦工的不正確觀念，拔去他們的漠不關心，奴隸性和愚昧無知。他們遭遇到有些工人的頑抗，遭遇到有些工人的畏懼胆怯，遭遇到廠主的憤恨和威嚇，也遭遇到工人間的分化不和——在朗斯和谷里埃

兩地「普魯蘇份子」(Broutchoux的總工會會員)的影響是很大的。我的祖父在一九三一年因積勞成疾而死去了，他死時是七十一歲，一直是工會的會員，他在我的心裏刻下了深深的印象，他引導我走了第一步，他教會我從事於鬥爭，我要在這裏向他致敬，向一個樸素、勇敢、完美、忠實的戰士的化身致敬！

他是帶着無保留的情感，熱烈的信念，無限的忠誠，爲了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供獻出他的一切。在他微薄的工資裏，雖然這點工資還要養活十個孩子，但是他毫不吝惜的首先拿出應繳的工會會費和捐款；其次每週拿出二個「蘇」(錢名)買他愛看的報紙「北方的晨鐘」。

在他年老的時期中，他經常讀着共產黨的「團結」報。

我們所住的房子，同其他工房一樣，它那單調的形式和一線的排列，更增加了這北部平原上的單調和憂鬱氣氛，那些泥土和木板造的房子，那些污穢的東西，以及工廠煙囪吐出的黃色和黑色的煤煙，使得景象是那樣無望的淒愴。諸埃勒·歌多在大戰前是一個住着三千人口的村鎮；住的是礦工、鑄工和「納稅者」，就是說，一些種地的莊稼漢。

杜熱的第四號礦井在戰前有一千多礦工。鉛和鋅的冶鍊廠是建築在上德勒運河岸上，它是屬於馬爾非達諾和旁納瓦亞礦場的。礦砂用運貨船從水道運到冶鍊廠裏去。

我的祖父在礦井上工作，我的父親是在廠裏工作，就在那裏他得下了鉛毒症。他本想逃避那

礦井的毒瓦斯而在廠裏工作，可是終於還是中了毒。

四歲的時候，我上了小學。第二年，在我的生命中遇到了一件大事：第一次我在無產階級人羣的面前說話，這裏應當說明一下，這是在學校紀念日孩子們演的戲劇裏面說的。

在家裏，我也同其他工人家庭裏的孩子一樣的過着尋常的生活。從懂事的時候起就作起事來，礦工的孩子們懂事是懂得很早的。用我父親的工資，和一個小菜園，二十幾隻兔子的收入，我母親維持着一個小家庭的生活。大人給我的任務是很容易作的：到田裏拔喂兔子的青草，到路上拾糞上園子，以及照應我的幾個小弟弟。

在我們貧苦的日常生活中，也有快樂的閃光：節日、逢會。啊！逢會，我們事先長期的等着它的到來，等到第一聲行商的車子一響，我們就坐不住了。一出校門，我們就急忙的跑去看人家騎木馬和那些木板造的小商店。用手指頭大胆的去觸木馬的鼻子，拉它的尾巴，尾巴是真的馬尾毛作成的哩！有一個「蘇」就可以騎在木馬上跑一次！我們聽到音樂，打靶子的槍聲，壓彩店的輪盤轉動聲，咖啡店裏醉酒人的快樂的歌聲，村子裏野孩子們的喧嘩聲。我們瘋狂似的過一天兩天的生活。以後又恢復先前的灰色的生活……

在我家裏也同在別的工人家裏一樣，大人們差不多每天在談着日常困難。物價不停的在漲着。在一九一〇年九月裏，礦區爆發了一個反對漲價的運動。

這個運動很快的傳到了我們的村裏。家庭主婦們從這家到那家的跑着，想組織這個鬥爭。我們的母親就是其中最積極的一個；在一次的會議上，她被選為我們鎮上的代表。

示威的人在鎮裏各街道游行着，前面打着紅旗，人們喊着：

奶油三十「蘇」！

牛奶四個「蘇」！

雞蛋廿六「蘇」！

（雞蛋一項是指十三個蛋的價錢。也就是一百個雞蛋的八分之一，或半個四分之一。那時是這樣賣的。）

人們從這個商店跑到那個商店，要求他們實行這個價錢。

有一天是逢市，幾個村鎮的主婦們決定到埃南·里埃達城去。在他們到後不久，賣主同主婦們爭吵起來了。有一個陳列商品的案子被推翻了——這是信號，於是到處蘿蔔、馬鈴薯、水果飛上了天。我們小孩子們於是雙腳跳進雞鴿籠裏；在這快樂的破壞時候，凡是什麼好的東西被我們看見，碰在我們手裏，就被像拋炸彈一樣的亂丟。

我們當時不懂得物價高漲真正的負責人乃是大資本案、投機者，他們這種人又一次成功的把消費者的憤怒，轉向到那些可憐的小商人身上發洩去了。

在反對物價高漲的示威過程中，在比里·蒙底尼，警察打死了一個名叫第厄當奈的工人。爲了帶孝和表示抗議，所有的婦女都戴上紅色和黑色的帶子。

我到了工人兒童開始作工賺點錢幫助家庭的年齡了。

村裏的農人僱這些孩子們幫他們鋤草。我們拿着一個小鋤頭，一道的去鋤，眼睛叮在地上，兩公尺兩公尺的去鋤除那些白朮和野草。在農人的監視下，我從太陽出一直到太陽落，作的筋疲力盡的走回來。一天得到的報酬是十四到十五個「蘇」（十二小時）的工資。在這時我曾第一次同僱主發生了衝突。

——多岩斯小鬼，你比別人都小些。我不能夠給你一樣多的工資。給你十個「蘇」吧……

除了學校的課程之外還有教理問答的學習，我的父母雖然不信上帝，但是大家的慣俗都是這樣，小孩子們要受洗禮和舉行初次領聖餐禮的。本堂教士選我作合唱隊的隊員，我在這裏也可以得到幾個「蘇」的報酬。

一九一二年七月開始我生活上的新時代。我領到了畢業證書，不必等到十三歲就可以到礦上去工作了。我在學校學習的成績（第一名）使得我可以提早一歲到礦場去工作。我於是被僱用在第四號礦井上作檢石子的工作。

工作並不複雜，但是要很當心才成，鐵篩篩過的煤到了面前，就得很快的檢去上面的石子。

這是按件付薪的工作。一個好手一天可以賺到二十五到三十個「蘇」。

十二月四日，這是礦工們每年要慶祝的節日——聖·巴伯節。在十一月下半月，爲了多賺幾個錢，礦工們每天要多作半個工。在十五天長時間的工作中，他們可以從九十、一百個佛郎增加到一百八十、二百個佛郎，我當然也同別人一樣的增加工作了時間；在這十五天裏面，我每天要作到十二、三個鐘點，工資從十七個佛郎增到三十個佛郎。

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當聖·巴伯節前加工的十五天一到，罷工爆發了。人們把這個罷工叫做反對「長途賽跑」（指長時間工作）罷工。巴斯里的老工會同總工會混合起來了。這個被共同領導的罷工只罷了幾天，地下工人工作八小時的法律於是被尊重了。

消遣的機會是很少的，許多青年工人加入了市的音樂隊，我學吹的是小喇叭。我們戴着漂亮的鴨舌頭帽，列隊在路上走着，吹着最悅耳的調子。差不多每個星期日，我們都要到鄰近的城鎮去演奏。後來有一次快樂的出遊機會，是到海邊去演奏，可是事先要一些準備，於是一星期有幾次的演習。

有一次演習完畢之後，隊長向我們報告沙拉孚的刺殺案（奧國太子斐迪南被刺），這是在一九一四年六月的一個晚上。

有些人感覺到戰爭的危險，但是大部份人都不相信因這會爆發戰爭。

——戰爭？你想像的！在我們這樣的時代，這是不可能的。用現在的武器來打仗，只要打兩個月大家都要被打得乾乾淨淨……

八月一日星期六，教堂打起了總動員的鐘來。一羣一羣的人站在到處所貼的白紙佈告前面。我的叔叔萊翁第一天就出發了。從此我就再也見不到他了，聽說他是一九一五年死在布塞若的。我的另一個叔叔愛德蒙在開戰後第三個星期中就受了傷，這是在冒昂熱的戰場上，後來被俘了去。他被俘後送到西里西亞鐵礦裏去工作，因在被俘的期中得了肺結核，不久也就死了。還有一個叔叔，是祖父的第十個兒子，遠在一九〇八年就得急病死在宛杉地方的聯隊裏。

動員之後，礦上還是開工，但是礦工的數目很快地在減少着。不久也就停了工，因為接到命令要把礦阱裏的馬運上去作軍用。

憂慮統治着村鎮，消息都是壞的。正開始時我們想戰爭離我們還遠呢，還在東部的幾百公里之外，在阿爾薩斯，在羅蘭呢。到德軍侵入比利時，才引起了大家的驚慌和憤怒。比國的列日和納繆的堡壘大家都認為是不可攻克的，可是被德軍佔領了。有一天早晨，大家聽見砲聲，軍隊在路上開始巡邏。這是八月二十六日的事。在那時當地還沒有連續的防線；只是杜埃的後備軍防守着這個地方。第三天德軍開向朗斯。

一九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當德軍洶湧難擋的時候，我同祖父離開了諾埃勒。凡是十八歲到四

十八歲的男子和健全的人全體撤退。我跟着祖父就此離開家鄉。我母親留在家裏，她在我臨走時給了我她全部的財產，一共四塊一百「蘇」的錢幣，（共值二十個佛郎），因為她覺得再見面的機會是太少了。以後，在四年之後我才重見家人。在這四年多的時期中，我沒有得到過她們一點消息，她們也是一樣的，毫不知道我的下落。我們住的那個鄉鎮，就是處在德軍戰線的緊後邊，到戰爭結束時，它已經差不多全被毀壞了。

我同祖父離開諾埃勒之後，在北部省的路上流浪了一個月的光景，被軍隊的浪潮沖來瀉去。我們流蕩在巴德加萊省，北部省和阿芒蒂埃、聖鮑勒、貝丟納等地，好像有一種神祕的力量，它把我們縛住在這個我們出生、成長、和工作的故鄉，雖然戰爭幾次的把我們驅逐，但是這神祕的力量幾次地把我們拖回，拖回我們不願離去的故鄉。

不幸好像還不够深似的，憲兵們還追逐着我們，壓迫着我們，不使我們走向那被血染的、毀壞的、凌亂的戰地，雖然這都是我們的國土。在夜裏，我們睡在穀倉裏。我們吃的是從地裏拔出的馬鈴薯。在路上碰見英國士兵，他們就分給我們一點他們的罐頭牛肉。在奧塞勒地方，一個社會黨的礦工把我們留在他家裏住了幾天。

我認識了戰爭——這並不是那些埃比納畫店（Epinal）的名畫，不是第一帝國的衛兵，不是埃匪蘇芬（Reichshofen）戰役中的騎兵（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時的），不是戴魯賴德（Derouidede）法